

桑榆晚情

□ 漠北

## 快乐老妈的时尚晚年

“最美不过夕阳红/温馨又从容……”这首《夕阳红》是老妈最爱听的歌。几年来,退休后的老妈精心经营自己的晚年生活,真正实现了她的“夕阳红”。

学外语。作为家中的“后勤部长”,老妈曾为看不懂家中电器上标注的英文说明而烦恼,于是,她偷偷买回一本《英汉大词典》,又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英语班的学习,并在客厅、卧室、厨房、阳台甚至卫生间里都贴满英语单词,不时练习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几个月后,老妈不仅能看懂电器上的英文说明,还能进行简单的英语对话,令人刮目相看。

考驾照。两年前,我家买了一辆小轿车,老妈也动了学开车的心思,我们只好带她到驾校报了名。还别说,老妈学起开车来真有股不服输的劲。她在驾校早来晚走,勤学多问,半年后便喜滋滋地拿到了



驾照。看着老妈驾车带老爸外出度假的神气劲儿,我们作儿女的也羡慕不已。

当版主。两年前,老妈“荣升”为“乐夕阳”网站的常任“斑竹”(版主),这是一个专为本地老年人服务的公益性网站,开设有“往事如烟”、“情暖人间”等精彩栏目。开始时,老妈每天守在电脑前,和一些老年朋友研究、评阅……短短数月时间,固定会员就发展到180多人。最近,老妈又雄心勃勃地宣布:举办“2010年老有所为、老有所乐民间征文大赛”,让更多的老年人

从网络中学到知识,收获快乐。

开农场。时下,一种名曰“QQ农场”的游戏在网络中盛行,老妈也从“种萝卜”开始,迷上了这个游戏,常常守在电脑前盯着“QQ农场”,等待作物成熟。不过,“QQ农场”中常有人“偷菜”,老妈对此很反感,她不但自己不“偷菜”,还严厉地告诫我们: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,游戏中要这样,生活中也要这样!

当讲师。老妈成为我们县老年大学的学员后,很快就因见识广而被大家推选为健身操、交谊舞和收藏三个班的讲师。当讲师不仅丰富了老妈的晚年生活,也让她学到了很多新知识。在这里,她还结交了200多名同学,节假日在公园游玩,常有老年人和她打招呼:“刘老师好!”这时,老妈的脸上就乐开了花……

“夕阳是晚开的花/夕阳是沉年的酒……”哼着《夕阳红》,时尚的老妈精神矍铄地活在别人的羡慕中。

怡情乐园

冬日放歌  
到延安

□ 金笛

去年,岁暮天寒时,我来到延安。

寒风掠过,延安城碧空如洗,鳞次栉比的大厦高楼、穿城而过的干枯河床以及远处的山崩沟壑,都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。

延安有山也有水,是块宝地。山有宝塔山、清凉山、凤凰山,水有延河、汾川河。这里曾是有名的古战场,1935年后,更成为令人神往的“红色之都”。

到延安,不能不登宝塔山。宝塔山原名嘉岭山,山不高,却俊秀;不奇,却雅致。当然,冬天的宝塔山缺少草木葱茏的气息,不过,我依然从明朝延安知府顾延寿的诗句中窥到了她以往的妩媚:“嘉岭叠叠椅晴空,景色都归西照中。塔影例分深树绿,花枝低映碧流红。幽僧栖迹烟霞坞,野鸟飞归锦绣丛。”宝塔山不但风光旖旎,还是整座延安城的标志,也是革命圣地的象征。

说到延安精神,不能不说南泥湾,南泥湾是延安精神的发源地。南泥湾在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,是典型的丘陵沟壑区。1941年春,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及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,外面的物资无法运进,所以,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,开展自给自足的大生产运动。这支部队只用了短短三年时间,便将荆棘遍野、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“处处是庄稼,遍地是牛羊”的“陕北好江南”。后来,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歌曲《南泥湾》,让黄土高坡上的这块神奇土地名播四方,也让“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”的南泥湾精神牢牢地镌刻在了中国革命的史册上。

拜谒杨家岭、枣园,瞻仰领袖住过的窑洞,我思绪万端。窄小的居室,简陋的客厅,一张木床,一张木桌,这就是全部了。就是在这里,毛主席写出了《纪念白求恩》、《反对党八股》等一系列著作,写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宝库的最辉煌篇章。

在延安的土地上,我总是想放声歌唱。那一个个红色景观,仿佛是一个个激昂奔放的音符,在我的心弦上欢快跳跃,唤起了我心底尘封已久的激情……

闲话茶馆

□ 高学广

## 老年朋友,您可悠着点儿

近两年,我市的交通硬件设施已有明显改观,连许多次干道的交叉口也装上了红绿灯。然而,令人遗憾的是,硬件上去了,更重要的软件——人们头脑中的交通法规意识却仍在原地徘徊。

举例来说,在十字路口,明明红灯亮着,即使有协管员劝说,仍有一部分行人强行

横穿马路。结果呢?他们往往被川流不息的车辆“卡”在马路中央,进退两难,这其中也不乏老年人。在那些没有协管员监督的路口,人们更是争相通过,等绿灯的人尤其显得“孤单”。这种现象见多了,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;成年人教育小孩子“红灯停,绿灯行”,怎么自己反而做不到呢?

有一次,我在纱厂南路和唐宫路交叉口等绿灯时,一名骑三轮车的老人欲闯红灯左转弯过马路,让大家给他让路。我说:“红灯,不敢过。”老人说:“没事儿!”大家给他让开了。当他左转弯骑到路中央时,被疾驶的车“卡”在那里,动弹不得。而三轮车上,还坐着他的老伴儿。旁边

有人忍不住说他:“多危险呀!您急,图啥呢?”

遵守交通规则,于人于己都有好处。尤其是老年朋友,不用急着上班,时间相对宽裕,遇到红灯时,等一分钟又何妨呢?

春节过后,天气慢慢转暖,路上的行人车辆更多了。为了您的安全,老年朋友,红绿灯前您还是悠着点儿好。

沧海一粟

□ 黄绍和

## 1952年,我参加高考

1952年夏天,17岁的我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高考。

我是福建人,当时省里举办了“福建省高中毕业生集训班”,要求全省考生提前20天到福州参加集训。集训班的学习、生活都是军事化的。考生们住在学校的礼堂或大教室里,打地铺、吃大锅饭,每天早上,大家还要到操场上集合,一起做广播体操。

这段集体生活对我很有帮助。高考时,看到语文作文题目《发生在身边的一件事》,我迅速想起了集训班的生活,便重点描写了做广播体操时的情景。由于是亲身经历,有感而发,写起来也非常得心应手。

考试结束后,集训班又利

用发榜前的时间举办夏令营,大家玩得十分开心。

高考的发榜特别隆重——《人民日报》出了“号外”,公布录取名单。考生们三五成群地拿着报纸,在上面寻找自己的名字。当我发现自己被大连工学院(即现在的大连理工大学)录取时,高兴极了,因为这在当时是一所培养“红色工程师”的综合性理工科大学。

那时报到,不像现在由家长护送,而是由大学派出“政治辅导员”来接新生。当时福建没有一寸铁路,我们在路上跋涉了七天七夜,先乘汽船,再换汽车,然后是火车……最后才到大连。尽管一路上很疲劳,但所见所闻都非常新奇。其中有两件事,我至今难忘:

一是从南平乘汽车到上饶,要路过我家乡——建瓯。可是我们在建瓯汽车站只能停留半小时,我无法回家与父母告别。无奈,我只好费尽周折给建瓯邮电局打了电话,通知我的家人到汽车站等我。第二天中午,我和家人在建瓯汽车站匆匆告别,此后5年,我都没有回过家。

另一件难忘的事,是乘汽车在武夷山的盘山道上绕行。当时从车窗往外看,脚下是万丈深渊,头顶是摇摇欲坠的巨石,还要穿过又长又黑的隧道……山路崎岖,大大小小的事故时有发生,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。



(资料图片)

到校后,我受到了学长们热情、真诚的接待,开始了幸福的大学生活。

副刊

投稿:gyz0111@yahoo.com.cn

电话:65233688